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1期(民國102年9月),99-1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的指揮權問題：南麻戰役的個案研究*

劉熙明**

摘　要

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22 日，國共在山東戰場上進行南麻戰役。此役國軍勝利，共軍撤離沂蒙山區根據地，國軍穩住此前在山東戰場多次會戰慘敗的悲觀局面。南麻戰役發生前，原本由顧祝同負責指揮的沂蒙山區作戰行動，在 7 月 9 日由蔣介石親自接管。眾所皆知，蔣介石習慣越級指揮，然而，蔣在 7 月 9 日之前允許顧祝同擁有指揮官權限，執行戰術行動，相對而言，兵團司令范漢傑權責有限。當時國軍進攻沂水之初，顧祝同甚至未經呈報而下令部隊撤退，受到蔣的責問後，才繼續執行蔣的命令，讓蔣認為顧祝同與其徐州司令部畏懼共軍。此後，顧在沂蒙山區的指揮權被架空，至多只是負責中轉任務。共軍發動南麻戰役，圍攻國軍整十一師。國軍統帥部與范漢傑最初情報判斷錯誤，幸好該師戰力佳，運用有利防禦的地形與工事，單獨抵抗數日，一直支持到統帥部指揮的援軍到達，終告獲勝。救援的黃百韜縱隊，確認共軍圍攻南麻消息，在上司未下達救援令之前，立即以部份兵力先行馳援；面臨險境的整十一師也向蔣介石急電求援。由此可知，蔣直接指揮整十一師與救援部隊。從這一場戰役的下達救援命令與前線部隊求援的經過，可以看到國軍統帥部與前線部隊之間的指揮層級，在戰情緊急時往往成為中介角色。

關鍵詞：國共內戰、國軍、蔣介石、山東戰場、南麻戰役

*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們的賜正，以及苗栗頭份成功體育用品社協助相關的產學合作。
收稿日期：2012 年 10 月 3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 年 7 月 10 日。
**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　言

目前關於國共內戰時期的戰爭史研究成果，有關國軍方面，幾乎是針對戰爭時的戰略計畫、戰術部署與作戰行動，罕有關於指揮權的討論。中華民國國防部 1989 年出版的《國民革命軍戰役史》一書，認爲國軍在戰場上的作戰指導，大多操之於統帥部手中，未能向下授權。統帥部經常越級指揮戰區、綏署以下至綏區、整編軍或軍團，甚或有時指揮至整編師。[1]這一般也被認爲是國軍在內戰失利的重要因素。

然而，張瑞德教授的〈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一文，提到統帥部集權指揮方式的優缺點時，則提出與一般習見不同的看法。該文分析蔣介石手令對於戰爭的影響，以及高級將領接獲手令後如何處理作戰行動的方式。張文指出「手令越級指揮作戰，所造成的禍害，似未如前人想像之大，其原因在於國府軍政要員對於不合理的手令或越級指揮，每多採取各種方法予以抵制，甚至拒不執行。」[2]張文主要分析抗戰期間的情形，對國共內戰時期的內容著墨不多。本文將以 1947 年 7 月國軍在南麻（今淄博市沂源縣屬）戰役前後的指揮權變化，討論國共內戰時期國軍指揮權的運作實況。

選擇南麻戰役做爲個案，乃著眼於 1947 年的內戰中，國軍敗多勝少，損失慘重，其中 7 月在山東戰場共軍老解放區沂蒙山區的南麻戰役，是該年國軍大規模會戰獲勝的少數戰役，也暫時扭轉了軍政要員對時局產生恐慌的情形。[3]因此，若以此役來探討指揮權的例證，可以對照一般觀點而作比較分析。

學界與國軍戰史對於此一戰役的相關研究，並未有專門檢討國軍指揮權的議題。共軍戰史對這場敗戰之役，只有簡單敘述，甚至略而不提。共軍在 1992

1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九冊‧總檢討》（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 142-144。

2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2005 年第 5 期，頁 36-40、48。

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7 年 7 月 24 日：「近日國軍在山東方面，似曾給予共軍以相當嚴重之打擊。然局勢仍搖搖不定。」

年出版《南麻戰役》一書，收錄參與作戰的共軍之〈陣中日記〉與回憶資料，以及國軍救援部隊的〈戰鬥詳報〉，均可供參考。[4]本文將以台北國史館的數位典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配合〈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蔣日記）與其他相關史料，釐清包括蔣介石在內的高級指揮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探討國共內戰時期有關國軍作戰的高層指揮系統如何運作。

南麻戰役之中，共軍以四倍的優勢兵力，圍攻被其視爲國軍五大主力的整十一師（胡璉爲師長）。經過六晝夜的激戰，國軍援軍及時支援，裡應外合，共軍無力全殲整十一師後，主動撤離戰場。[5]此役雙方均損失慘重，但國軍趁機追擊共軍，隨後共軍又在攻擊臨朐的戰役中失敗，共軍撤離沂蒙山區，國軍暫時扭轉了山東戰場從 1947 年以來，1 月在嶧縣棗莊，2 月在萊蕪吐絲口，5 月在孟良崮（今蒙陰縣屬）等戰役慘敗的不利局面。

南麻戰役期間，從 7 月 1 日以後，國軍的作戰序列，大致上是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顧祝同總司令→陸軍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范漢傑→整十一師（固守南麻等地）、黃百韜（又名黃伯韜，整二十五師師長）縱隊（含整二十五師與黃國樑的整六十四師等，攻東里店等地）、王凌雲（整九師師長）縱隊（轄整九師等三個整編師以上之兵力，攻沂水）……。[6]7 月 17 日南麻戰役爆發後，參戰國軍除了堅守南麻的整十一師外，加入作戰的援軍爲黃百韜縱隊。按照國軍指揮權運作模式，黃百韜的救援行動必然是上司的命令，然而，下令救援的上司在國軍戰史卻出現了兩個說法：一是《戡亂戰史》提到解圍命令出自遠在南京之統帥部，經由陸軍徐州司令部轉達。[7]二是《國民革命軍戰

---

4 王樹倫、左效禮主編，《南麻戰役》（濟南：黃河出版社，1992）；黃河出版社屬解放軍的單位。國軍救援部隊的〈戰鬥詳報〉來自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5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頁 115-116；《國民革命軍建軍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二）》（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 1177-1179。

6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 264-26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47、167。

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50-151。

役史》提到是指揮黃百韜縱隊的上一級上司第一兵團司令范漢傑。[8]二者說法何者為眞？或是分別指出部份事實，而留有可以調和的空間？亦即此一救援的指揮權運作過程，除了下令救援的統帥部與范漢傑，還有轉達的徐州司令部。此外，黃百韜縱隊是否在奉到命令之後才出發救援，抑或在奉命之前就已出動救援？更重要的是，應由顧祝同坐鎮指揮的徐州司令部，在南麻戰役時期的角色究竟有何變化？[9]這些對指揮權問題的具體討論，可以豐富吾人研究國共內戰史的內容。

二、1947 年 7 月 9 日之前國軍在沂蒙山區戰事的指揮權運作

1947 年 5 月中旬，國軍在孟良崮戰役慘敗之後，仍然繼續朝向在沂蒙山區清剿共軍主力的目標而奮進。國軍在戰術上放棄過去以優勢兵力的南北夾擊、會攻或兩翼包圍的方式，改採中央突破，集中主力深入共軍心臟地帶，迫使共軍放棄根據地後造成分散，然後再分別追剿。從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雙方只有零星戰事。[10]到了 6 月 11 日，蔣介石「指導墨三（即顧祝同）部署與準備」進攻沂蒙山區的計畫。[11]14 日，顧祝同電蔣，報告其下令的部隊行動。[12]15

8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68。

9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233。顧祝同在此頁簡單說明南麻戰役，未提指揮權之事，本書參考價值不高。又如，本書頁 238 提及聞一多被害案，只提當時已公開的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應負的行政責任，根本隱瞞他奉命調查後，已知霍揆彰是殺害聞一多的幕後主謀。

10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6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1-142。

1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舊金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以下略），1947 年 6 月 11 日。

12 〈武裝叛國（一四二）〉，收入國史館編審處編（以下略），《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台北縣：國史館，2002），典藏號 002-090300-00165-369，1947 年 6 月 15 日：顧祝同寒(14)電蔣介石：「部隊調動及部署（一）第九師推進垛莊附近待命，第七師移駐湯頭鎮以西之武家庄尖山子劉家河疃間地區均於巳文(12)到達（二）巳令七五師歸廿五師黃師長指揮，固守新泰，八五師歸第五師邱師長清泉指揮，固守萊蕪。（三）六四師巳元(13)由仲村向北搜剿岔河附近散匪後，巳寒等部集中訢泰西南東都附近待命。（四）六四師之一八七旅巳飭開橫麇歸制，巳銑(16)可到達，七五師十八團巳令銑到新泰歸制，四八師之一四旅巳開臨沂歸

日，蔣直接電兼任主攻的第一兵團司令范漢傑，「甚望其（胡璉）能於四日內達成佔領南麻之目的」，並由國防部「派李處長特來說明作戰計劃時應注意各點」。[13]17 日，陳誠奉命飛徐州轉臨沂，商量軍事部署，18 日由徐州飛返南京後，向蔣建議將原進剿計畫的日期延後五天，從 25 日開始行動。蔣同意後，電令顧祝同遵辦。[14]此一準備大舉進攻的作戰計畫，蔣介石尊重顧祝同的戰術作爲，但也干涉顧的指揮權，越過顧派國防部幕僚直接向范漢傑報告作戰計畫，又派陳誠到前線視察，並採納陳誠延後攻擊的意見。張瑞德的研究曾經指出，國軍高級將領的越級指揮，蔣介石非唯一特例，他如閻錫山、陳誠、胡宗南等人也都「喜好直接指揮」，越級指揮甚至可以說是普遍現象。[15]

顧祝同奉統帥部的作戰指導命令後，令范漢傑統率如下三個縱隊：左縱隊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指揮整五師與整二十五師，奪取魯村。中央縱隊整十一師師長胡璉指揮整六十四師奪取南麻，並尋找敵而擊滅之。右縱隊整九師師長王凌雲指揮數師，一部與整六十四師切取連繫，掩護中央縱隊；另一部往坦埠方向搜索前進，並相機占領而固守之，掩護主攻兵團東側安全。部隊行動後，至 6 月 27 日並未發現共軍主力，范乃更動部署。28 日，整二十五師的攻擊，「曾同時接奉新泰指揮所兼司令范漢傑及縱隊指揮官邱清泉之雙重指揮，兩者命令不盡相同，而黃百韜師長所採取之行動，則介乎兩者之間。」29 日，整十一師攻佔共軍主動放棄的南麻，未能攻殲共軍主力，但國軍情報判斷共軍主力部署在以東里店爲核心，包括沂水、坦埠、南麻一帶。[16]范漢傑與邱清泉 28 日對黃百韜下達命令的主要差異，是范著重向魯村攻擊，途中「與胡師協力」；邱清泉也下令「進佔魯村」，但「酌留部隊掩護該師後方連（聯）絡線」，並

制。」

13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425-027，1947 年 6 月 15 日。李處長應是下述國防部第三廳的李樹正。

14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台北縣：國史館，2005），頁 245。

15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28-29、39。

16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60-26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2-146。

無協助整十一師。[17]此時蔣介石對「魯中沂山地區進剿計畫已下令準備實施」外，並「督導」現狀。[18]

1947 年 5 月至 6 月，顧祝同、范漢傑與邱清泉軍長雖有權限較大的戰術作爲，仍發生黃百韜同時收到上一級直屬長官邱清泉與可以指揮邱清泉的范等兩個上司不同的作戰命令，黃百韜師長是兼顧兩者，而非對范或邱唯命是從。這個現象說明缺乏直屬部隊的兵團司令范漢傑，其指揮權除了受到上司的限制外，受他節制的下一級軍長也不見得遵奉范的命令。孟良崮戰役後不久，國軍檢討慘敗原因，認爲「命令均下達師部止，以至兵團無權調動部隊，予匪以適時打擊。」「兵團司令僅不過傳達命令，而各師以兵團司令既不能爲之解除困難，接受指揮之程度至淺。」[19]國軍戰史也認爲，兵團欠缺「指、通及搜偵能力」，「同時上級指揮階層徐州司令部及統帥部又常加干涉，權責亦欠明確。」[20]此後至 6 月的作戰行動，兵團司令受限的指揮權仍繼續存在，此與人事派系並無太大關係，主要仍是戰術行動由顧祝同負責，兵團司令轉達上級命令給執行作戰行動的軍或含縱隊的整編師，軍或整編師也有自主性，此運作造成兵團司令權責不清。整二十五師同時接到兩個不同命令的情形，並非孤例。例如，整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樑提到山東戰場作戰年餘的情形與影響，也提到類似情形。[21]

---

17 〈國民黨整編第二十五師黃伯韜匪部在魯中沂蒙山區解放區魯村附近戰役戰鬥詳報（1947 年 8 月）〉，收入《南麻戰役》，頁 306-307。整二十五師在 28 日接到的命令差異：「奉副司令官邱，6 月 28 日 19 時命令要旨：『整二十五師，應於明(29)日，以一部進佔魯村四嶺一帶，而確保之。並向芝芳，水麼頭之線施行威力搜索。主力推進至張家石溝、東、西黃溝、龍崖、牛牌子山、刁崖、斜山間地區，並酌留部隊掩護該師後方連（聯）絡線。』又奉組長陳以儉西（按：28 日 17-19 時，應是酉的筆誤）電要旨『貴師，明晨開始向魯村攻擊，應到達荊山泉、上豆腐峪之線與胡師協力。』」（組長陳即范漢傑）又，整二十五師於 6 月 27 日與 28 日均收到范漢傑與邱清泉命令該師於次日的 28 日與 29 日進行不同的軍事行動。

1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6 月 21 日。

19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21-058，1947 年 5 月 31 日：〈保密局呈蔣主席 5 月 31 日情報——整編七十四師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之原因檢討〉。

20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84。

21 「黃國樑將軍山東戡亂戰役回憶錄」，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典藏，〈國軍檔案〉，C’46-24，35.12~37.11，155.2/4480）。黃國樑此說法是他在山東戰場一年多的回憶：「我當年主宰山東戰場統帥之位置，分設於徐州、濟南、青島三處，不但不能直接指揮軍隊作戰，且無深切瞭解

度過了零星戰事後，7 月 1 日，蔣介石下令徐州司令部進攻東里店、沂水與坦埠等地，顧祝同仍派范漢傑負責指揮。國軍戰史提到，2 日，國軍「由於地形險阻，致進展遲緩」，共軍在同日圍攻費縣。4 日，國軍發現共軍大部隊「正由沂水亙坦埠間，南竄垛莊、青駝寺間地區。」徐州司令部爲「因應當前狀況，於 7 月 5 日，曾擬重作部署調整」，不攻東里店與沂水，轉而追擊在垛莊、青駝寺的共軍。不久，徐州司令部發現 5 日的計畫「不切實際」，仍按統帥部 7 月 1 日下令的作戰計畫，在 6 日攻擊東里店與沂水，並在 11 日進佔沂水城。[22]

國軍方面的這些敘述，並未提及蔣介石與顧祝同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徐州司令部在戰事不順利時，曾計劃放棄進攻東里店與沂水。此外，也未說明蔣知道顧祝同違背其命令後如何處置。以下透過蔣日記的詳細記載，對照其他資料，分析指揮權的運作。7 月 3 日的蔣日記：

> 昨晡研究戰局，在魯中門子頂地方搜獲匪軍庫內美制炮彈與步彈數千箱之多，乃知匪藏之富，而我軍往日損失之重。然此次突入匪區中心，竟能物歸原主，亦可知匪對械彈無法搬運，其損失之大自非匪所及預料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次進剿收穫自大，但危險實未過期，應力促佔領沂水，早離山區為要。
>
> 忽接墨三電話，以匪兩個縱隊已攻費縣，三個縱隊集中在蒙陰東側，故急擬將進入沂山地區部隊撤回，以解決匪之主力。余聞之駭異，乃研究結果，仍令其依照原定計劃，力促所部進佔坦埠東里店與沂水城，方能達成目的，不被匪所眩惑，免蹈李仙州萊蕪之覆轍。[23]

戰場瞬息萬變之匪情，致使負有作戰任務之部隊，竟有兩個小時奉到三道不同任務之電令，兼以上級限制行動過嚴，命令亦欠考慮，常有奉命令時，匪情已經變化。而現地實況適與上級電令之企圖相反，俟再作請示奉復後，則又成過去，處置絕難恰切。」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1-14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 日：「再研究沂山作戰計畫，甚以該區多崮形山地……持久必爲慮也，乃令其各部主力鑽隙向主目標前進，而以一部監視各崮也。」

2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3 日。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2），1947 年 7 月 3 日：「下午，接顧祝同總司令報告：魯中沂水、東里店敵

對照國軍戰史與蔣日記後，1947 年 7 月初，國軍「由於地形險阻，致進展遲緩」，指揮作戰的顧祝同又擔心沂蒙山區西邊費縣等地戰事不利，3 日向蔣介石呈報打算撤回攻沂水的部隊，轉而追擊共軍主力，並確保費縣等計畫。但蔣認爲搜獲共軍大批武器彈藥，是共軍敗仗來不及撤退的結果。沂蒙山區是共軍根據地，雖然擔心未殲滅的共軍主力反撲，爲了尋找共軍主力決戰，仍下令顧必須依照他進攻沂山地區坦埠東里店與沂水等共軍根據地的計畫。

根據 7 月 4 日的蔣日記，「昨日沂山地區高級指揮官實以山區地形複雜，恐難達成目的，故想求撤退，可知將領……被匪牽制，即生疑懼心理。」對「魯中作戰部署，指示甚詳。」[24]5 日，「與墨三電話，嚴戒張靈甫之往事，切囑其對進攻沂水，應由其總部詳密計劃，負責督導也。」上星期反省錄：「魯中佔領南麻、臨朐與膠縣，亦已如計，襲占沂山地區，收穫匪藏武器頗多。」[25]6 日，「指示其作戰方針，與對沂水進攻之要領。」但顧祝同在蔣不知情時，「下令進攻東里店、沂水各部隊轉向蒙陰以東青駝寺方向轉進，準備先剿該方面匪之主力。」此行動違背蔣的命令，顧與蔣通兩次電話也未報告此非原計畫的行動。但蔣得知後，當天下午立刻「電話責問」。顧因無法確定共軍主力所在，企圖改變蔣的計畫被駁回，只好「依原定計畫，調回各部，再向沂水目標前進。」[26]

從 4 日至 5 日，蔣介石認爲顧祝同不攻沂水的原因是將領「被匪牽制，即生疑懼心理」，所以對顧「指示甚詳」。顧 4 日之前也遵照蔣之命令。但 4 日下午以後，顧由前線部隊情報得知共軍主力移到垛莊、青駝寺一帶，卻未向蔣報告，擅自在 5 日「擬重作部署調整」，即不攻東里店與沂水，轉而計劃追擊在青駝寺等地的共軍主力，不理會蔣「嚴戒張靈甫之往事」。電話命令雖不是手令，等同直接指揮。依張瑞德的解釋，如此情形可視爲顧不理會蔣命令的

兩個縱隊，進犯費縣，三個縱隊集中在蒙陰東側。而我原攻沂山計劃，由於山區地形複雜，恐難達成目的，故擬即將進入沂山地區部隊撤回，以覓擊敵之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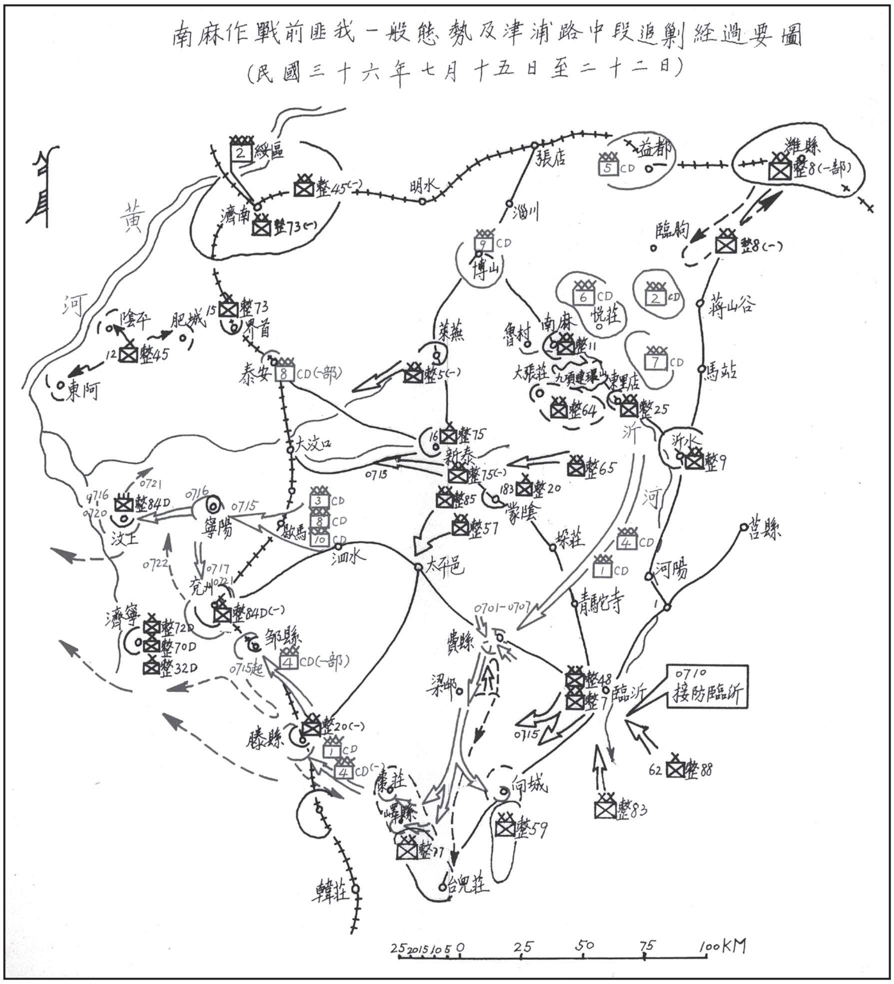
2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4 日。

2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5 日。張靈甫是孟良崮戰役時被共軍殲滅的整七十四師師長，張當時即犧牲。

2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6 日。

「不主動請示」類型。[27]但蔣在 6 日得知顧不攻沂水後，再以電話命令顧遵照統帥部的原訂計畫，顧只好遵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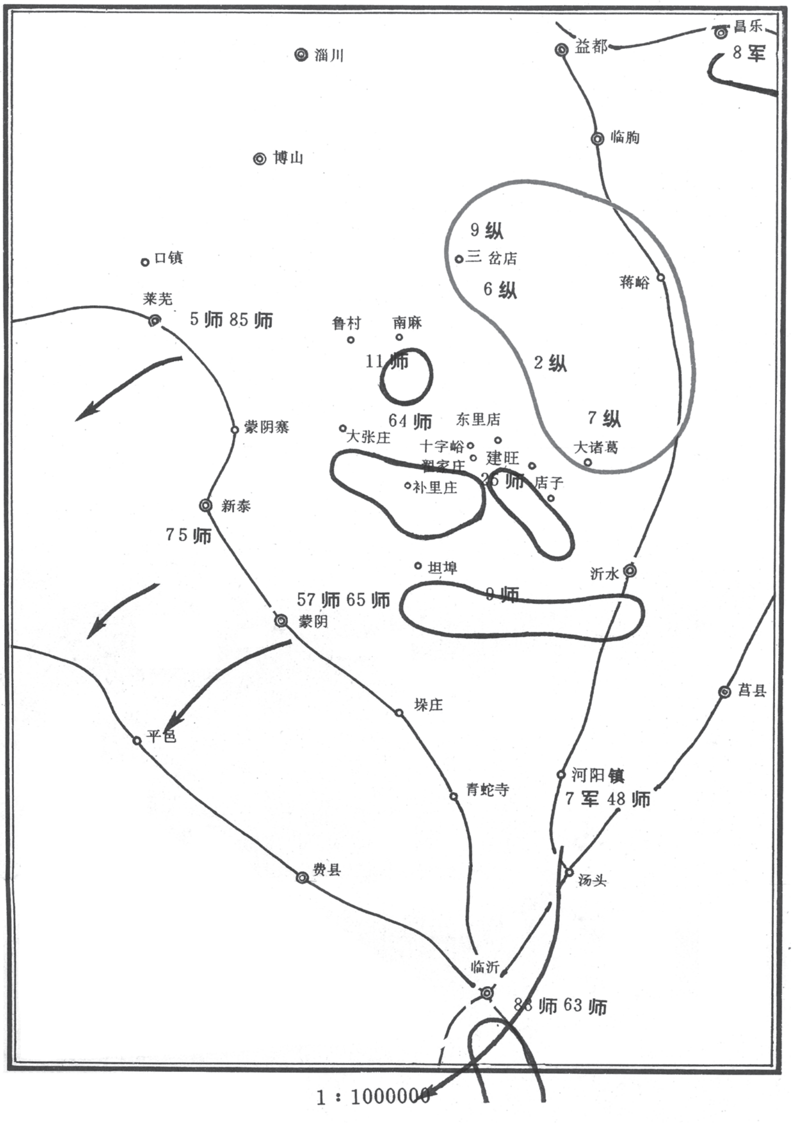
圖 1　沂蒙山區戰事相關地區地理位置（一）



資料來源：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南麻作戰前匪我一般態勢及津浦路中段追剿經過要圖〉（1947年7月15日至22日），頁301，插圖三十八。

27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43-44。

圖 2　沂蒙山區戰事相關地區地理位置（二）



資料來源：〈南麻臨朐戰役前敵我態勢圖〉（1947年7月16日），收入《南麻戰役》，〈序言〉，頁1，夾頁附圖。

直到 6 日，顧祝同進攻沂水時，蔣介石允許顧的「總部詳密計畫」，說明顧有相當自主權，此可由以下史料得到確認。《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中，顧祝同電蔣介石提及他奉蔣 5 日的電令後，以「著」令所部「待命」，調動軍隊。[28] 7 日，顧奉蔣的命令後，「令飭」各部隊「確遵須密計劃實施」，在 8 日，徐州「本部照原計劃即先攻沂水，再求匪主力決戰。」[29]

上述對照後，蔣介石不准顧祝同因瞬息萬變的戰局而違背他決定攻沂水的部署。尤其是顧又因情報不明，無法確定共軍主力，企圖改變蔣的計畫被駁回。顧只能以蔣允許的戰地指揮官自主權，指揮前線部隊來執行蔣的意志。

另一方面，1947 年 3 月以來，國軍在關內以優勢兵力同時對共軍的陝北與山東共軍根據地發動戰略攻勢中，山東戰場雖因 5 月在沂蒙山區孟良崮戰役慘敗而受挫，仍繼續此戰略攻勢，戰術仍是前已述及的中央突破，集中主力，深入共軍心臟地帶的計畫。

共軍方面，6 月底以後，在陝北與沂蒙山區仍採取守勢，但劉伯承與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實施戰略反攻，在 6 月底強渡黃河，進入津浦路西的

---

28 〈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07，1947 年 7 月 6 日：顧祝同微(5)電蔣介石：「謹將江(3)日本部對各部隊指示如次：（一）著廿八師五二旅葛旅長即率該旅全部剋日開臨沂附近歸李副主任延年直接指揮，限午微到達。東海方面防務由李軍長良榮自行部署。（二）著第一兵團黃伯韜縱隊（二五師六四師及十一師一部）遵照原指示之部署從速挺進，限午支(4)攻佔坦埠。（三）著第五師以一旅接替萊蕪之守備，魯村之守備仍舊，其餘主力位置於適當地區策應各方，限午支(4)接替完畢，抽出八五師，控置（制）於新泰待命，限午微(5)到達。以上三項除已分令遵照外，謹電鑒核。」

29 〈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46，1947 年 7 月 8 日：顧祝同虞(7)電蔣介石：「虞電創畏電奉悉，謹遵照指示部署如下：（一）本部照原計劃即先攻沂水再求匪主力決戰，各部統於午齊。(8)開始行動。（二）李副主任所屬之張淦縱隊應於午蒸(10)攻佔蘇村及附近地區，午眞(11)繼續向北攻擊掩護歐震兵團渡河協力攻佔沂水，並以五二旅隨後跟進。（三）范副總司令所屬之歐震兵團仍以五七師守備蒙陰外，以一部位置於坦埠附近，掩護腹背，維護交通，……選定適當渡河點，於午眞在張縱隊協力下渡過沂河攻佔沂水。黃百韜縱隊應以二五師即攻東里店，控制其附近地區。以六四師一部監視北岱崮附近之匪，主力位置於東里店以南沂河西岸附近地區，向東南方搜剿。午眞該縱隊全部渡過沂河向黃山頂鳳山范家旺及大小諸葛之線攻擊而佔領之，截斷沂水方面之退路，第十一師主力仍守備南麻，一部守備靈泉山大泉山，並於黃百韜部渡河時，應向文泉庄豪山地區搜剿，掩護該縱隊之左側背，八五師即跟進蒙陰機動使用。（四）各縱隊渡過沂河後應由歐震司令官統一指揮，范副司令長官可適時移駐蒙陰。（五）其餘各部隊仍舊以上五項，除已令飭確遵須密計劃實施外，謹電鑒核。」

魯西南（或泛稱魯西）作戰。沂蒙山區的共軍為配合此戰略反攻，又面臨國軍集中兵力進攻沂水等根據地的壓力，不願集中兵力正面決戰，除留下四個縱隊監視國軍外，以五個縱隊分路向魯南及津浦線泰安以西、以南等沂蒙山區西邊縣城出擊。共軍在 7 日攻佔費縣，8 日至 9 日奪取嶧縣棗莊。[30]

對於共軍的攻勢，8 日，蔣介石不滿顧祝同「令泰安部隊機動，對匪自動放棄」，「手令王耀武負責恢復泰安，又令沂山部隊澈底毀滅老巢。」[31]8 日的蔣日記對照顧祝同當日電蔣的「本部照原計畫即先攻沂水，再求匪主力決戰」，可以確定此時仍由顧指揮攻沂水的行動。

在蔣介石主導之下，國軍 11 日攻佔沂水，蔣亦知這是共軍迴避作戰：「魯匪避戰之策略竟至脫離此惟一根據地之老巢」。[32]此時國軍情報不知共軍如下的攻擊行動：共軍在 10 日晚計劃利用國軍整九師攻沂水之時，在東里店圍殲整二十五師，並於 11 日上午以四個縱隊發動攻勢。因大雨傾盆，山洪暴發，阻礙共軍行動。整九師攻佔沂水後，又向整二十五師靠攏，共軍估計無法迅速殲滅整二十五師，因而停止攻擊，待機行動。12 日以後，共軍判斷整六十四師負責監視共軍。[33]

整九師攻佔沂水後，針對瞬息萬變的戰局，以有限的自主權，迅速支援整二十五師。以此而言，蔣主導的計畫中，完成攻佔沂水，但未能攻殲共軍主力。然而，以共軍觀點，若非暴雨與山洪暴發，應該有機會殲滅整二十五師。亦即蔣下令攻沂水的行動，因情報失靈，也有可能在國軍成功攻入沂水縣城後，造成整二十五師被殲，或共軍圍攻整二十五師時，雙方進行彼此均傷亡慘重的大

30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頁 114-115；王樹倫、左效禮主編，《南麻戰役》，頁 2-3、131-132；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 145-146。

3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8 日。

3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2 日：上星期反省錄。

33 王樹倫、左效禮主編，《南麻戰役》，頁 2-3、18、139；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45-146；〈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46，1947 年 7 月 8 日：顧祝同在 7 日電蔣介石：「以六四師一部監視北岱崮附近之匪，主力位置於東里店以南沂河西岸附近地區，向東南方搜剿。」

戰。

在進攻沂水的指揮權運作上，蔣介石不准軍隊未經他的允許而任意撤退。因此，蔣與前線部隊指揮官情報判斷不同時，即使前線部隊的情報正確，依指揮官的自主權欲撤退或轉移攻擊目標，蔣即不滿，此非沂蒙山區專有。例如，7 月 2 日，蔣得知豫省戰事的安陽守軍在撤退途中後，「無任駭異，以並未得余決定」，緊急下令不准撤退，並批評指揮官「顧墨三等之不利輕重如此」。[34] 但 5 日顧仍未呈報蔣而「擅撤安陽守軍」。[35]顧祝同可因應戰局而有蔣介石允許的若干自主權，但在蔣介石對戰局樂觀的意志下，顧或因情報不明、或懼共、或戰局失利的自主撤退行動，被蔣直接干涉而不准撤退。兩者的指揮權糾葛不清，誰的措施正確，只能事後諸葛了。

范漢傑方面，由目前所見電文內容，直到 7 月 10 日，他除了決定在 6 月 28 日「當鼓勵士氣，嚴密部屬直搗匪巢」的監督，以及前述 6 月 28 日指揮整二十五師的戰術行動外，都是直接向統帥部報告戰情與綜合情報，沒有范向蔣介石報告他對師長下命令的紀錄。[36]名義上，范是有指揮權的兵團司令，受其指揮的師長應將戰情向范呈報，他對下級也有一些自主的戰術作爲。然而，他的指揮權上有蔣介石與顧祝同，尤其是前述未經蔣許可的更改作戰計畫與撤退行動，是由顧祝同主導，下級的師長亦可電蔣的情形下（包括如下述的整十一師師長），范的權責有限。

3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2 日。

3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5 日：「顧祝同擅撤安陽守軍，未得余之決定。」

36 〈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193，1947 年 6 月 30 日：范漢傑給統帥部 6 月儉(28)電：「(1) 歐兵團陳旅在……。(2) 黃師在筆架山，攻佔琵琶山，略有戰鬥。(3) 胡師在旋福峪，一部進佔天門狗跑泉。(4) 黃師在松崮村，一部攻佔牛溪子，附近亦有戰鬥。(5) 邱師在下馬泉。（6）沈師各團一部在……。（丙）明儉日當鼓勵士氣，嚴密部屬直搗匪巢。謹聞。」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60，1947 年 7 月 7 日；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66，1947 年 7 月 9 日；典藏號 002-090300-00166-422，1947 年 7 月 11 日。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3-144：筆架山的黃師是黃國樑部，松崮的黃師是黃伯韜部。

三、蔣介石下令直接指揮徐州司令部

直到 7 月 8 日，顧祝同同時指揮徐州與鄭州方面所轄的戰事。然而，7 月 9 日以後，顧在沂蒙山區作戰的指揮權有了變化。

國軍在 8 日攻佔東里店後，仍由顧祝同指揮攻佔沂水的行動，但 9 日國軍在嶧縣棗莊失守，退守運河沿線，津浦沿線戰情吃緊。[37]

蔣日記在 10 日與 12 日均提到徐州司令部的不安情形，10 日：

> 匪陷費縣後，有一股竄擾棗莊、嶧縣，徐州總部發生恐慌，幾乎又動搖進佔沂水目標之決心，而濟南王耀武與萊蕪部隊又各報有四個匪縱隊，分向大萬往吐絲口附近攻擊，可知將領……怕匪畏死之心理，……偶聞匪謠，一見威脅，則風聲鶴唳。若不澈底整頓，何以成功。惟匪向空隙竄擾，全力眩惑各方，以期達成其保留沂水老巢之狡計，亦可謂無微不至，稍不堅定，未有不中其計，為其所敗也。[38]

12 日的上星期反省錄：

> 魯匪避戰之策略，竟至脫離此惟一根據地之老巢，乃四出竄擾，以眩惑我軍，希圖牽制我直搗南麻、沂水之計畫，以達其保存老巢，亦至愚拙之至。然不有堅毅督導，若應墨三之心理及其所表現之行動，未有不為匪所算也。最後卒能達成目的，尤其在山洪二度暴發，渡河極難之時，而竟乃完成此一計畫。[39]

共軍行動靈活，過半兵力離開沂蒙山區的目的是支援其晉冀魯豫野戰軍進入魯西南的戰略攻勢，其他仍潛伏在沂蒙山區，迴避決戰，伺機而動。國軍方面則情報不靈，顧祝同與王耀武等前線將領因而採取謹慎行動，但蔣介石在 10 日的情報判斷是共軍欲保護其沂水等根據地，故企圖以優勢兵力尋求共軍

---

37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46。
3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0 日。
3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2 日。

主力決戰，以殲滅之。然而，前已述及共軍於 10 日晚決定在 11 日上午圍殲東里店一帶的整二十五師，徐州的謹慎有所依據。情報認知不同使蔣認爲「徐州總部發生恐慌」，將領「怕匪畏死」，「若不澈底整頓，何以成功」，因而蔣「堅毅督導」，在天候惡劣下，直接下令國軍攻佔沂水。

7 月 9 日以後，顧祝同是否仍指揮沂蒙山區的作戰行動？蔣日記有些隱諱，從以下的史料，可以分析此後顧的角色。

《徐永昌日記》在 7 月 10 日提到：「傍晚約李樹正來，……據稱渠昨晚方由徐州歸，往送主席命令與顧主任，因日前已內定作戰由主席自管，所以渠等特忙。」[40]李樹正是黃埔七期，曾是徐永昌的部屬，亦被視爲陳誠嫡系。[41]7 月，陳誠任參謀總長時，他擔任國防部主管作戰的第三廳二處少將處長。他在 1947 年 10 月任陳誠東北行轅的第三處處長時，陳誠曾兩次派他分別到南京與北平向蔣介石報告與請示。[42]李樹正負責統帥部相關作戰指揮的最高機密業務，《徐永昌日記》記載「內定作戰由主席自管」之事，應是約在 7 月 9 日，原由顧祝同指揮的沂蒙山區戰事，轉由統帥部直接指揮。上述指揮權的轉移，可以由以下史料得到證實。

中央派到山東視察第一兵團的戰地視察官，11 日 22 時電軍務局長俞濟時，提出沂水、坦埠、東里店、蒙陰一帶的緊急軍情與建議。此電文在 12 日

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1947 年 7 月 10 日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91）。

41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4056.htm（2011 年 6 月 12 日檢索）。李樹正的部份資歷：1945 年日本投降時，隨徐永昌等以盟軍中華民國代表身分前往東京灣，參加密蘇里艦接受日本投降典禮。頗受陳誠賞識，是陳誠嫡系。

42 〈石叟手稿影存（第七冊）〉，《陳誠副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計畫出版系列。台北縣：國史館，2002），典藏號 080-010108-00012，1947 年 10 月 30 日：陳誠派李樹正到北平向蔣介石報告東北戰情：「限一時到北平。主席蔣鈞鑒：手啓戌感機平電奉悉。遼西之匪實深可慮，如進剿最少須有兩個有力之軍與有得力之指揮官，現在此間無法抽調兩軍更無妥當之指揮官，一切詳情決派李處長樹正飛平通報。」〈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539-150，1947 年 8 月 28 日：8 月 28 日，陳誠推薦國防部第三廳二處少將處長李樹正升任國防部第三廳少將副廳長。陳誠，《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台北縣：國史館，2006），頁 563：陳誠在 10 月 2 日的家書，提及請東北行轅第三處長李樹正「飛京請示主席」。

上午由參軍長薛岳簽呈給蔣介石，擬辦為「擬交陳總長速即核辦」，被蔣批示改為「電顧總司令交陳總長速即注意核辦」。[43]此一可以轉交給徐州顧祝同處理的軍情，統帥部的幕僚均知改由統帥部直接指揮。而 9 日以後，顧祝同與南麻外圍戰役有關的電文，有 12 日給蔣的電報，其內容是呈報前線部隊 6 日至 11 日的戰報，沒有向蔣報告 9 日以後他下令部屬的「著」、「飭」或「飭令」。[44]

上述批示與電文對照《徐永昌日記》，幕僚的擬辦未提到必須由顧祝同負責與知會顧，而建議逕由陳誠處理，蔣介石才在批示中明白下令顧祝同交出指揮權，亦即統帥部配合運作蔣直接指揮沂蒙山區的戰事。這說明從 9 日至 12 日，沂蒙山區作戰指揮權轉移的過渡期，蔣介石下達「內定作戰由主席自管」的命令後，顧交出指揮權，只配合中轉，不再做決策。又由蔣日記所見，蔣在 9 日之前已直接指揮沂水戰事，顧即使仍有指揮權，也只是配合統帥部。

統帥部的公文流程也說明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統帥部，命令經常是透過參謀總長來下達與執行。此情形又如大約與蔣「自管」沂蒙山區戰事同時的 11 日，蔣下令由顧祝同負責指揮的魯西南戰事，即由陳誠轉達。[45]顧在徐州司令部的指揮權雖被架空，蔣仍命令他專責鄭州指揮所所轄的魯西南等地戰事。

蔣介石方面，11 日的蔣日記：

> 本晨三時，第九師由沂河西岸渡河佔領沂水縣城，未遭匪部強力抵抗。

---

43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75，1947 年 7 月 11 日，「何志浩電俞濟時沂水蒙陰方面軍情並申意見」（真電）：「綜合近日各方意見：（一）沂水方面並無匪之主力，我使用七個半師兵力似嫌過大。（二）蒙陰至沂水公路，因坦埠附近河流障礙，車輛不能通過，阻塞於坦埠蒙陰方面之車輛，已有百餘輛之多無法前進。（三）二五、六四兩師由東里店向東前進，東里店方面兵力薄弱，敵開空隙。（四）新泰至泗水之公路既受威脅，若蒙陰至泗水之公路一旦不能暢通補給，必致中斷。（五）蒙陰地形不良，不易固守，新泰兵力薄弱，兩地為我糧彈集積地，如有問題，影響整個作戰，盼速堵剿。（六）近日天雨，汽車不能輸送，『空中補給上不易力，軍食堪虞』。謹電奉聞，懇乞轉報。」

44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002，1947 年 7 月 13 日：顧祝同電蔣主席的日期是文辰（12 日辰時）。

45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01，1947 年 7 月 11 日：陳誠呈蔣主席真電：「呈復關於魯西作戰遵經擬具魯西作戰指導案呈奉核准後已分令顧總司令胡程兩主任遵照實施。」

惟先頭部隊一營過河以後，即發洪水，沂河暴漲，以致後續部隊仍留滯西岸，終日未能渡河為慮。沂水佔領以後，此次進剿沂山區老巢計畫可謂已達成目的。次一計畫與行動更應積極督策，必使魯西劉伯誠股匪澈底消滅，勿使其再北渡回冀。魯中方面應先殲滅費嶧地區之第一、第四縱隊，而後再收拾泰安方面股匪也。朝課後研究山東次一進剿計畫，甚費心力，以匪計狡獪，捉摸不易。[46]

12 日，「近日天忽大雨，魯中洪水爲患，部隊行動爲難，匪之行動遲鈍或亦受氣候障礙乎。」「預定……第六十四師以坦埠與大張庄各駐一旅，其限在山區內清剿。」[47]

蔣日記接連數日詳細記載他直接指揮沂蒙山區的戰事,並無他與顧祝同的互動，此情形對照上述其他史料，可以認爲顧祝同的指揮權被架空。

此外,因嶧縣等沂蒙山區西邊縣城與津浦路一帶的戰情,不利採取守勢的國軍，蔣介石除下令從陝西、河南調兵東援津浦路外，[48]也下令從沂蒙山區抽兵西援。14 日,共軍情報提到顧祝同與范漢傑分別下令不同的部隊移動。[49]此未涉及攻勢行動,而是配合統帥部的部署。顧、范兩人分別下令，也是指揮權運作混淆不清。

《徐永昌日記》提到徐州司令部「日前已內定作戰由主席自管」之事，應該未公開,知道者也不多,因此形成顧祝同只中轉上下級之間的電報,未對下級下達命令。下級若未知顧只是中轉命令，涉及統帥部直接指揮的習慣性運作，包括透過中間指揮層級中介統帥部的命令，可謂見怪不怪。

4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1 日。

4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2 日。

48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7 年 7 月 12 日：「研究作戰計劃，決定調駐陝西第十師與騎兵旅遄赴魯西。公認爲有此一支生力軍，另撥四個團合編成一單位，則殲滅魯西劉伯誠匪主力，當不難矣。」；1947 年 7 月 13 日：「研究戰局部署，電河南安陽李振清師長，即派有力部隊三至四個團如限集中新鄉，以實施殲滅魯西劉伯誠匪計劃。電山東王敬久司令官……『我魯西各部，如能早取攻勢，積極進剿，當不致如今日之被動，反受匪部攻擊，坐失良機，殊爲可惜。惟既取守勢，則亦惟有固守陣地，必使匪之攻勢失敗，乃可乘機反擊，以期轉危爲安……。』」

49 王樹倫、左效禮主編，《南麻戰役》，頁 16。

兵團司令范漢傑的角色方面，7 月 10 日以後，他給統帥部的電文仍是直達，但統帥部的收文都不是三十分鐘內的緊急事件。10 日至 12 日的五個無線電文中，有關整十一、二十五、六十四師的行動，都是情報或戰報，沒有范飭令的內容。[50]三位師長依指揮權的運作，向范報告，但電文所見的范只是統帥部與師長之間的傳達者與報告戰情。由蔣介石與顧祝同、范漢傑的來往電文，看不到 7 月 10 日以後顧與范有未經統帥部允許而飭令前線部隊的命令。

7 月 13 日至 16 日，蔣日記的戰事重點是鄭州指揮所由顧祝同直接指揮的魯西南大戰。尤其是共軍 10 日攻佔曹縣、鄆城與定陶後，於 13 日起包圍並進攻在六營集與羊山集的國軍救援部隊（整三十二師與整七十師在六營集被圍攻，整六十六師在羊山集被圍攻）。14 日，國軍在六營集慘敗，蔣批評前方將領「將心怯弱已極，其精神全被匪所脅制矣。」16 日，蔣計劃 19 日「飛汴指導」，此時羊山集戰役仍激戰。17 日，「與前方不斷電話，督促顧太無能矣。」18 日，羊山集「匪萬餘人全部被殲，而我軍亦傷亡過半。」[51]（羊山集戰役的國軍約抵抗半個月，於 7 月 28 日慘敗。）此期間蔣介石最關心正在與共軍決戰的魯西南戰事，蔣對顧祝同下命令與指責，均是此戰事。直到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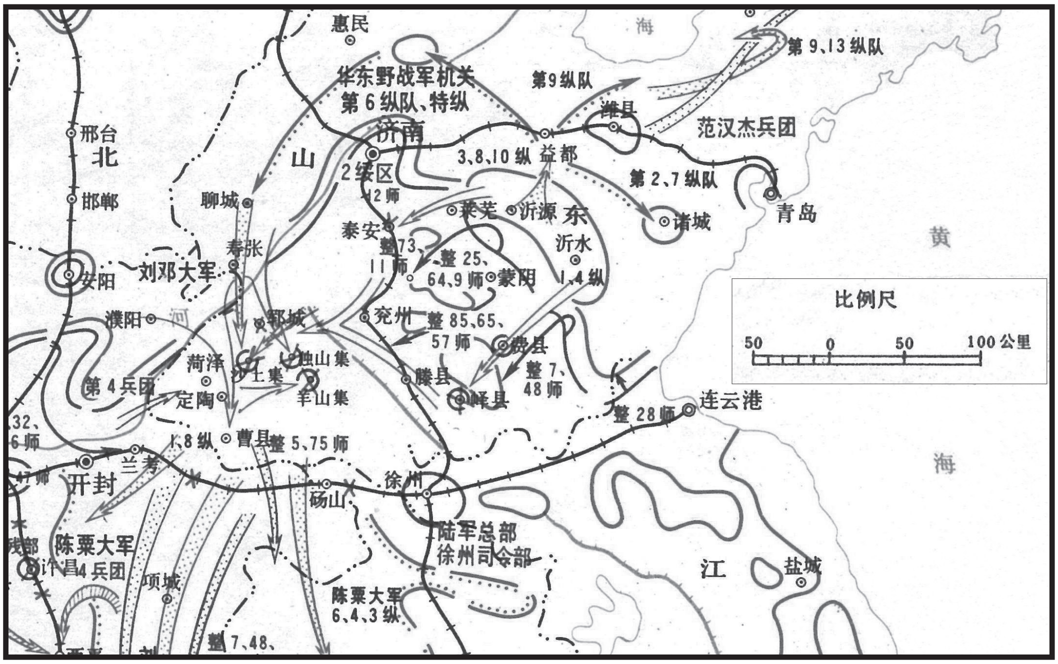
---

50 〈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193，1947 年 6 月 30 日；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66，1947 年 7 月 9 日；典藏號 002-090300-00166-422，1947 年 7 月 11 日；典藏號 002-090300-00166-438，1947 年 7 月 12 日：范漢傑無線電眞(11)電：（二）據歐兵團（摩天嶺眞戌電話，刻聞東里店〔原電碼漏字〕請空軍預投糧彈鈔票等並助戰）。」；典藏號 002-090300-00166-447，1947 年 7 月 12 日：范漢傑文(12)電：「胡璉午眞電。我搜索隊眞午進至牛郎官莊附近，發現大紅峪南北安樂及其東北高地據匪甚多，根據灰(10)日……當面悅庄以東一帶地區仍爲匪九縱隊據守，謹聞。」〈武裝叛國（一四四）〉，典藏號 002-090300-00167-020，1947 年 7 月 12 日：范漢傑（陳德正）文(12)無線電主席蔣總長陳：「查黃國樑部現僅有完整山砲三門、82 迫砲六零門、60 迫砲三門。此次攻擊邊頂狼茂頂門子項，被匪優勢砲火制壓，反復〔覆〕爭奪，三日始克確實佔領，以致官兵傷亡較大。復查該師于沂山戰役斬獲甚夥，戰果另報。茲爲激勵士氣，擬請提前充實該師砲兵，以利作戰。敬祈電示。」12 日 22 時 0 分發，15 日 14 時 0 分收；典藏號 002-090300-00167-019，1947 年 7 月 12 日。

5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4、16-18 日。共軍相關魯西南的攻勢與攻佔的縣城，另參見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378-379。〈魯西南戰役〉，http://www.baike.com/wiki/%E9%B2%81%E8%A5%BF%E5%8D%97%E6%88%98%E5%BD%B9（2013 年 6 月 28 日檢索）。六營集與羊山集均位於金鄉縣西北約三十里、鉅野縣東南約八十里。

沂蒙山區並無大戰，蔣日記內容簡略，17 日至 18 日的蔣日記，未記載從 17 日夜以來，共軍發動的南麻戰役。[52]

圖 3　魯西南戰事與沂蒙山區戰事相關地區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附件四，〈各戰略階段形勢圖及重要戰役經過要圖(1-71)〉，附圖26：〈三路大軍挺進中原要圖〉（1947年7月-12月）。

四、國軍在南麻戰役下達救援令的過程

國軍以優勢兵力圍剿共軍「老巢」的軍事行動，因國軍在津浦路與魯西南等地區戰事失利，甚至威脅到徐州的安全，而出現了變化。

5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4-15、17-18 日。14 日，「調集陝漳各部隊及對魯中、魯西作戰電話不下十次」；15 日工作預定表：「進剿魯中、魯西各軍之集中與開始圍剿」；17 日，「魯中圍剿部隊亦多能如期行動，再過五日乃可渡過難局乎。」

7 月以來，共軍進攻津浦路沿線城市，國軍在沂蒙山區西邊與南邊周圍防守的嶧縣、棗莊、泰安、大汶口與費縣等地，被共軍攻佔，魯西南又戰事不利。統帥部決定 15 日起從沂蒙山區調離約七個整編師西援，南麻東里店與沂水一帶只留四個師。共軍得知此情報後，認為國軍在南麻周圍的兵力大為削弱，距離整十一師最近的整二十五與整六十四師又戰力不佳，共軍攻擊南麻後，容易阻止國軍的援軍。故欲效法孟良崮戰役殲滅整七十四師的攻堅戰之例，決定以隱藏附近的大軍攻擊孤立的整十一師。共軍認為如果此役獲勝，將可瓦解國軍在沂蒙山區的戰略攻勢，並確定共軍有攻堅戰的能力。17 日黃昏，共軍冒大雨與山洪爆發，發動攻擊。[53]

國軍方面，國軍攻入共軍「蓄意避免決戰」的沂水等地後，統帥部判斷共軍主力將「西竄」，主導下列的軍隊移防，包括留下整九、二十五、六十四、十一師等據守沂水、東里店、南麻等要點，其餘部分防守萊蕪、新泰、蒙陰，確保交通，其他部隊由第三兵團司令歐震與邱清泉率領，追剿西竄共軍。不久，徐州司令部飭令范漢傑以一部確保各要點，主力於 7 月中旬「回師西剿」。[54]（相關地理位置如前述圖 1、2）

直到 17 日夜共軍發動南麻戰役前夕，國軍統帥部仍認為共軍主力不會圍攻南麻，因而持續將沂蒙山區的大多數國軍西移至離南麻更遠之地，支援他地戰事，南麻一帶的其餘部隊則奉命執行蔣介石主導的「圍剿」。但如下述，15 日范漢傑的情報已知共軍可能在南麻集中大軍攻擊整十一師，為何國軍直到 17 日仍繼續西移行動？為何國軍遲至 19 日才下令救援，又是誰下達救援令？

53 王樹倫、左效禮主編，《南麻戰役》，頁 2-7、16、18-26、121、132、138-139、147-148、167-168；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45-146、149-150；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頁 114-115。共軍圍攻南麻，事後國軍認為共軍進攻津浦路的目的，是將國軍「主力吸引津浦路方面，企圖殲滅南麻守軍」。參見：〈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94，1947 年 7 月 23 日：「何志浩電蔣中正南麻戰役我軍與共軍優劣點之比較」。

54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66-26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8。

國軍《戡亂戰史》提及，7 月 15、16 兩日，防守南麻的整十一師判斷共軍有不尋常舉動。16 日由俘虜供述，得知共軍主力已返回南麻東北一帶，正積極準備攻擊南麻。師長胡璉在 17 日晨下令準備應戰，17 日夜共軍開始攻擊。關於此時范漢傑情報判斷錯誤與何人下達救援命令，本書記載：「兼司令范漢傑，早於 7 月 15 日接獲整十一師有關匪情報告之初，曾判係匪反撲東里店之徵候，不僅未作任何處置，且令整十一師應作增援東里店之準備。至 17 日，共軍麕集南麻周邊，然范兼司令，仍持其成見謂：『匪於白晝出現，仍在眩惑我軍，匪必不攻南麻而攻東里店。』致對南麻方面，仍未做任何因應之策。迄 7 月 19 日，匪以三個縱隊猛犯南麻已達兩晝夜後，始感事態嚴重，不得已，急令整二十五、整六十四師回師北進，以解南麻之圍。然此一解圍命令，卻出自遠在南京之統帥部，經由陸軍徐州司令部轉達者。」19 日午後，整二十五師師長黃百韜統一指揮整二十五、整六十四師，由東里店以西地區，開始向南麻前進。[55]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亦記載胡璉在 16 日由俘虜供述，確認共軍將攻南麻，以及范漢傑情報判斷錯誤。但關於下達救援命令則有不同記載：「17 日匪全面進攻南麻，范兼司令仍堅持己見，至 19 日，匪三個縱隊已猛攻達兩晝夜，始感態勢嚴重，乃急令整二十五、整六十四師北進，以解南麻之圍。」[56]再據整六十四師的〈戰鬥詳報〉記載，19 日接到黃百韜電話命令，「奉聯絡組陳電示，二十五、六十四師應以全力策應十一師之戰鬥。」[57]此聯絡組陳是青島聯絡組長陳德正，即范漢傑。

這些國軍方面的記載，指揮權的差異是下令黃百韜救援的上級是范漢傑或「遠在南京之統帥部，經由陸軍徐州司令部轉達者。」其共同點是沒有看到顧祝同的指揮行動，也未記載統帥部是否情報判斷錯誤，或隨之而來 17、18 日

---

5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50-151。

56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68、286。

57 〈國民黨整編第六十四師黃國樑匪部關於我軍進攻魯中沂蒙山區南麻戰役戰鬥詳報（1947 年 7 月）〉，收入《南麻戰役》，頁 294。

爲何不下令救援？此可由以下一則電報與 19 日的蔣日記找到解釋此現象的線索。

19 日 11 時多，顧祝同電「總長陳並呈主席蔣」：「據黃百韜午巧(18)電，以陳匪二、六、九縱隊正與我第十一師激戰中，二五師六四師似應同向南麻方向進攻，策應該師之作戰等情。除飭副總司令遵定計劃，以該兩部向南麻攻擊外，謹電察核。」南京在 20 日凌晨譯好電文。[58]

由此電報可知，主導救援的是統帥部，又透過徐州轉達。顧祝同接到黃百韜建議救援的電報後，轉呈統帥部。顧除向統帥部建議「二五師六四師似應同向南麻方向進攻」外，並奉統帥部「遵定計劃」的命令，中介轉給指揮黃百韜縱隊的范漢傑，由范電令黃百韜救援。此電報調和了上述誰下命令的說法。又以電文的時效而言，黃百韜 18 日的緊急電文，顧祝同直到 19 日 11 時多才轉發統帥部，統帥部在半日後的 20 日凌晨譯好。但以下將述及，統帥部在 19 日已下達救援令， 19 日晨之前，救援部隊的前鋒已與共軍作戰。顧祝同發送的電文形同具文，也說明顧在軍情緊急時刻，扮演中介角色，坐實徐州司令部指揮的「作戰由主席自管」。

19 日的蔣日記也說明蔣主導救援：

> 進佔南麻之第十一師自十七日以來連續被攻，至今日戰況漸入決戰階段。其西側之永興莊高地已被匪攻陷，甚為該師深慮，此乃余受作戰參謀影響，對南麻兵力與地形不加切思之過。如果當時以其地形開擴〔曠〕，兵力不足，即令東里店之第二十五師增防南麻，否則應令第十一師在南麻附近選擇，其只要能控置〔制〕南麻，縮小陣地範圍，鞏固防線，不為匪所陷落，則放棄南麻村莊亦可。未加指示，以致陷於孤危，無任憂慽，惟有努力增援，設法補救而已。[59]

58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12，1947 年 7 月 20 日：此皓電 19 日 11 時發，20 日 0 時 30 分收，12 時譯。

5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9 日。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7 年 7 月 19 日：「此乃余受作戰參謀影響，對南麻兵力與地形不加切思之過也。如果當時知其地形開曠，兵力不足，即令東里店之第二十五師增防南麻，或令第十一師在南麻附近選擇

蔣日記提及蔣下令「增援」，而「兵力不足」、「余受作戰參謀影響，對南麻兵力與地形不加切思之過」與「未加指示，以致陷於孤危」等，顯示 17 日至 18 日之間共軍圍攻時，已知情的統帥部不重視整十一師的情報，犯了不知道共軍主力欲在南麻決戰的錯誤情報判斷。

蔣介石主導部署與救援，亦見於 21 日的蔣日記：「決令沂水第九師與濰縣第八師皆向南麻挺進」。[60]然而，國軍戰史的記載是徐州司令部在整二十五與整六十四師救援受阻時，在 19 日至 20 日之間先下令整八師南下解圍，21 日以救援仍無進展，整八師尚在向臨朐前進途中，又下令整九師增援。[61]亦即統帥部直接指揮的過程中，會透過徐州司令部中介，或者可說此時蔣本人是徐州司令部的指揮官。

前已述及，共軍於 15 日開始進行攻擊南麻的行軍行動，胡璉在 16 日已由俘獲的共軍證實共軍將攻擊南麻。但范漢傑在 15 日誤判共軍的不尋常行動是要攻擊東里店，因而「令整十一師應作增援東里店之準備」，此與胡璉的判斷不同。由胡璉下令加強南麻的防禦而言，共軍圍攻南麻後，當然不可能執行范仍未下令的救援東里店計畫。17 日共軍發動攻勢之初，范仍不認爲是共軍主力。其可能原因包括 7 月 7 日黃百韜提供范有關俘虜的供述，范「判斷匪以後似有集中八至十個師向臨朐攻擊之可能，六至八個師於東里店悅庄間，匪阻我進剿之企圖。」[62]以及前已述及共軍仍在沂蒙山區的主力，於 11 日上午攻擊在東里店的整二十五師，因暴雨與攻佔沂水的整九師迅速向整二十五師靠攏，共軍攻擊後不久，暫時放棄作戰，集結在沂水等地等待時機。此共軍短暫攻擊整二十五師之事，黃百韜電范漢傑後，范報告蔣介石。[63]而且直到 11 日，國

一能控制南麻，……。」

6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21 日。

61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69-27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51-153。

62 〈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360，1947 年 7 月 7 日：7 月 7 日虞電綜合情報有黃百韜電范的俘供。

63 〈武裝叛國（一四三）〉，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6-438，1947 年 7 月 12 日：范漢傑無線電眞(11)電 7 月 12 日 2 時發，「即到京主席蔣……戰報（一）據黃伯韜

軍在「東里店方面兵力薄弱，敞開空隙。」[64]亦即范漢傑誤判共軍將攻擊東里店，並非沒有依據。然而，前述共軍得知國軍由沂蒙山區調離過半兵力，留在沂蒙山區兵力減少後，才決定以主力攻擊孤立在南麻的整十一師，范忽略此情報。中央派到前線視察第一兵團的視察官，提到共軍「保守機密，情報確實」。[65]即反應了范漢傑因情報不靈，17 日夜共軍攻南麻後，仍誤判是佯動。

范漢傑情報判斷錯誤後，「令整十一師應作增援東里店之準備」，此只是「準備」，目前不清楚如果整十一師奉命增援東里店，是否必須經過統帥部的同意（以孟良崮戰役而言，「兵團無權調動部隊」）。但胡璉已認爲共軍大軍將攻擊南麻，當然加強防禦，不可能增援，范的計畫形同具文。范因情報判斷與胡璉不同，形成范的指揮權受限，就此而言，談不上複雜的派系因素。

至於統帥部在 15 日至 16 日是否得知共軍主力將攻整十一師方面，胡璉向范漢傑報告共軍活動的情報時，應該也會向統帥部報告或經由徐州中轉。然因未爆發戰爭，上司也許不認爲胡璉的情報正確，而有范的不同情報判斷，以及統帥部認爲魯西南戰情緊急，仍繼續從沂蒙山區調出兵力，執行西援行動（此可由以下述及整六十四師一五六旅在 16 日奉命執行從東里店南調遠離南麻的蒙陰縣可證明）。

然而，在統帥部與范漢傑未下令救援的 17 日至 18 日之間，黃百韜縱隊已出動救援：整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樑與其一五六旅參謀長王茀林，均提到 16 日午後，該師「于東里店忽奉令將一五六旅南調蒙陰縣，17 日拂曉，正在開拔中，急報南麻整十一師被圍求救。」該師立刻將分散的部隊轉向南麻，但 17 至 18 兩日的救援行動，因共軍在有利地形強烈抵抗而遲滯，18 日下午，整二

眞電，匪六縱隊於眞寅向我前泥爪峪進犯。據俘供該匪於灰(10)晚由沂水以北地區竄來，迄今本師仍在王勉前後繩庄豪山（均東里店東北）與匪六縱隊及匪第二第九縱隊各一部激戰中。黃國樑主力現在唐山曹宅翟家庄（均東里店以南地區）一帶地區。」

64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75，1947 年 7 月 11 日：「何志浩電俞濟時沂水蒙陰方面軍情並申意見」（眞電）：「綜合近日各方意見：『二五、六四兩師由東里店向東前進，東里店方面兵力薄弱，敞開空隙。』」

65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94，1947 年 7 月 23 日：「何志浩電蔣中正南麻戰役我軍與共軍優劣點之比較」。

十五師亦投入戰鬥。[66]整六十四師決策人員的回憶，是整十一師在共軍 17 日夜發動攻勢之前的當日晨，即向黃百韜縱隊求援，當時統帥部與范漢傑仍未下令救援，整六十四師即投入救援行動。

共軍的〈陣中日記〉提到，負責狙擊國軍救援部隊的第七縱隊，18 日「與六十四師前哨部隊接觸，消滅敵二十餘人……。」19 日晨，「於牛心崮殲敵六十四師一連，俘八十餘人，高崖頂有敵一旅，筆架山敵二十五師向南退卻。」[67]而在國史館所見黃百韜給蔣介石的電報：「我六十四師皓(19)晨開始對該匪攻擊，本廿五師皓晨由翟家莊劉家莊地區趕赴河東莊焦家上莊附近參加戰鬥。」[68]

將上述各方史料對照之後，可以確認黃百韜在統帥部與范漢傑下令救援前的 17 日，因接獲胡璉的求救電文，在共軍未攻擊前，利用上級「搜剿殘匪」的命令，[69]卻沒有明白指示行進路線的情形下，以戰地指揮官沒有抗命的自主權限，前進南麻，才有共軍在 18 日與 19 日晨與少數救援部隊接戰。黃百韜又於 18 日發出建議上級馳援的電文。黃百韜的行動除了認同胡璉的情報判斷外，應與孟良崮戰役時，黃部擔任掩護與救援整七十四師的任務失敗，黃因而被處分有關。[70]黃擔心萬一再度救援不及，整十一師將步整七十四師全軍覆沒

66 「黃國樑將軍山東戡亂戰役回憶錄」，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典藏，〈國軍檔案〉，C’46-24，35.12~37.11，155.2/4480；王茀林編著，《陸軍第六十四軍抗戰戡亂經過紀要》（台北：自版，1982），頁 71。

67 〈南麻戰役陣中日記〉，收入《南麻戰役》，頁 65-66。

68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273，1947 年 7 月 27 日：黃伯韜馬(21)電由徐州轉蔣介石。

6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卷 6，下冊：1947 年 7 月 19 日：「此時沂蒙山區之陳毅股匪，經我軍分途進擊，先後收復坦埠、東里店及沂水等地後，匪在沂蒙山區無法立足，乃分向魯西潰竄，一部自南麻以北經博山向泰安方面流竄。一部自沂水西北地區向費縣方面流竄。我軍一面以整編第九師、整編第十一師、整編第二十五師、整編第六十四師於沂水、南麻等地搜剿殘匪，一面以大軍分由河陽、臨沂。」〈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15 日：本周工作預定表：「進剿魯中、魯西各軍之集中與開始圍剿」。

7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6 月 10 日：「處分第廿五師黃伯韜師長」。〈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1947 年 5 月 31 日：「保密局呈蔣主席 5 月 31 日情報──整編七十四師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之原因檢討」：國軍在孟良崮戰役的檢討中，認爲整二十五師「未以主力策應進攻……以至七十四師之左翼首告突破，強大匪軍拊擊七十四師之側背。」「解圍時不積極，以致錯失戰機。」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1947 年 5 月 28 日。

的後塵。[71]南麻戰役後，黃百韜與黃國樑均因救援成功而被嘉獎。[72]

救援的指揮權運作過程中，黃百韜在 19 日以後的救援途中，曾對整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樑「出示主席蔣及整十一師胡中將等之電報數通，且表示略有微詞」，而「整十一師胡璉中將求救至急」。[73]說明了緊要關頭，蔣越過范漢傑直接指揮黃百韜。但黃給蔣的電文有時候是透過徐州中轉。例如，蔣直接空投命令給胡璉（下文說明）與黃百韜，其中 21 日黃百韜給蔣的回電文是透過徐州司令部轉，內容是飛機空投蔣的手諭後，黃回報救援整十一師的戰情，但此電文由徐州中轉到統帥部是 27 日。[74]此重要電文徐州司令部竟然不是立刻轉統帥部，可見徐州司令部的指揮權在緊要關頭時被架空。而黃百韜 18 日的電文不是給高一級的直屬上司范漢傑，而是顧祝同，由此情形難以判斷黃百韜是否同時發電給范與蔣介石，也不清楚電顧祝同的目的是否必須由徐州中轉而請示統帥部，但說明沒有直屬整編師的范漢傑，在指揮權的運作上，不算重要。所以，戰役結束不久，軍務局派往前線的視察官在檢討時，提到國軍的缺點是「兵團司令不能獨斷專行，捕捉好機」。[75]此亦與沒有直屬部隊的兵團司令權限不清楚，又受到統帥部直接指揮整編師作戰的現象密切相關，而與國軍內部的派系關係不大。

從胡璉的求援對象，也可以看出南麻戰役中國軍指揮權的問題。目前所見胡璉首度向蔣主席求援的電文，是從徐州中轉的 18 日深夜 24 時（即 19 日凌晨）巧電。[76]此後從 19 日至 21 日給蔣介石電文，亦是透過徐州中轉，並無呈

71　劉統著，《華東解放戰爭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 295。

72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104，1947 年 7 月 25 日。

73　「黃國樑將軍山東戡亂戰役回憶錄」，國防部部長辦公處典藏，〈國軍檔案〉，C’46-24，35.12~37.11，155.2/4480。

74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273，1947 年 7 月 27 日：黃伯韜馬(21)電由徐州轉蔣介石（27 日 24 時發，28 日 7 時收，28 日 15 時譯）：「由王副總司令投下手諭，奉悉。……黃百韜午馬申戰徐陸總轉印。」

75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94，1947 年 7 月 23 日：〈何志浩電蔣中正南麻戰役我軍與共軍優劣點之比較〉。

76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02，1947 年

顧祝同。其中 19 日 19 時的「即到京」與 21 日 7 時的「限卅分鐘到南京」，均是緊急電文，21 日的電文有三個。蔣在 20 日 13 時給胡的電文，是透過空軍王叔銘副總司令於當天 17 時在南麻上空傳達，胡在同日 21 時透過徐州中轉的號電是回覆蔣同日下令的哿電。[77]另一方面，蔣日記在 20 日提到「本日連接南麻胡璉師長告急之電，憂慮焦急無已，嚴督空軍冒雲霧赴援。」[78]

胡璉向蔣介石的求救電文，均透過徐州中轉。緊急戰局時，蔣利用空軍直接指揮胡璉，此與黃國樑提到黃百韜多次接到蔣與胡璉的電令一樣。顧祝同與范漢傑等指揮層級被架空，至多只能成為統帥部與師長之間的傳達者。

國軍在南麻戰役後不久的檢討，指出「第八師由臨朐向悅庄，第九師由沂水向東里店攻擊匪軍側背之命令，下達過遲。」[79]說明統帥部初期情報判斷疏忽而未下令救援。但被圍攻的整十一師戰力好又依附良好的防禦地形，使得統帥部亡羊補牢，緊急下令救援，得以獲勝。而共軍認為其南麻敗仗主因是暴雨造成其機動與進攻行動困難，以及「彈藥受潮」。21 日 6 時，共軍以國軍援軍突破其防線，估計還需三晝夜才能擊潰「憑藉工事」、「據隅頑抗」的整十一師，當夜主動撤出戰鬥。[80]

共軍的撤退行動，證明救援部隊及時抵達，成為南麻戰役獲勝的重要因

---

7 月 19 日：「十五夜起匪軍第九縱隊攻我歷山（南麻北）及永興官庄（南麻西）北側高地。本巧經我反擊，激戰終日，其第二縱隊挾多量砲火，亦於午後向我石錢山吳家官庄（均南麻東）攻擊，正戰鬥中。第六縱隊於巧晨迄巧已蝟集太平頂（南麻東）燕子崖東西地區，正與我齊家屋子馬頭崮戰鬥。又俘供匪第三（應是第六）縱隊之七、八兩師現尚控制於芝芳以北，我正偵察中，判斷該匪似趁我軍分離之際，以全力陰謀本師，我本巧雖傷亡官兵六百餘員名，但士氣極旺，職亦決心作破釜沉舟。」

77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15，1947 年 7 月 20 日：19 日皓電 2300 發；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21，1947 年 7 月 21 日：號電 2100 發；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37，1947 年 7 月 21 日：21 日馬電 0700 發；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39，1947 年 7 月 22 日：馬電 0802 發；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42，1947 年 7 月 22 日：馬電 2200 發。

7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7 月 20 日。

79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94，1947 年 7 月 23 日：「何志浩電蔣中正南麻戰役我軍與共軍優劣點之比較」；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7 年 7 月 26 日。

80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50；王樹倫、左效禮主編，《南麻戰役》，頁 74-75、122、133、146、155-156、269-270。

素。國府情報失靈而過遲下令救援，卻在這些有利於國軍的因素中，傷亡慘重的整十一師免於全軍覆沒，反而穩住國軍在山東戰場的局面。

南麻戰役結束，至 8 月初，共軍發動臨朐戰役（進攻國軍整八師，師長李彌），以及整二十五師與整六十四師在沂蒙山區追剿撤退共軍的戰事，蔣介石頻繁電王凌雲、黃百韜、黃國樑、李彌與整二十一軍軍長夏楚中，他們亦直接回覆蔣，或透過徐州中轉蔣。[81]二則 8 月 3 日蔣發給黃百韜的電文，透露蔣的角色：「此次由東里店出發，進剿途中險阻，給養困難，無時不念，未知近日進展情形如何，望隨時電告。蔣峪、馬站與高崖三點為貫通全魯南北之中心，亦為匪部物資集中之要區，務希特別注重嚴防固守。」「前電諒達，刻據報匪第二、第七縱隊殘部由臨朐向高崖潰退，果爾則弟師佔領蔣峪後，應先與臨朐友軍切實聯繫，詳偵匪情後再定行動。唯應先佔馬站，期與沂水第八十三師切實聯絡，而弟師任務首在維持沂水經馬站至蔣峪之交通要道也。」約同時，黃國樑在 8 月 2 日收到范漢傑轉達主席蔣電令，內容是命令黃部「追擊」並「殲滅」向黃河沿岸撤退的共軍，「如有匪漏網，即為該師長是問。」[82]

被包圍的整十一師頻繁與蔣介石、黃百韜電文往來，蔣也直接指揮黃百

[81]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398，1947 年 7 月 31 日：黃國樑電蔣介石，由徐州轉；典藏號 002-090300-00167-432，1947 年 8 月 1 日）李彌無線電統帥部；典藏號 002-090300-00167-447，1947 年 8 月 1 日）：夏楚中無線電統帥部；〈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典藏號 002-080200-00425-055，1947 年 8 月 1 日；典藏號 002-080200-00425-061，1947 年 8 月 3 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六年（七）〉，典藏號 002-080200-00319-001，1947 年 8 月 1 日：8 月蔣介石電王凌雲、黃國樑，三日來未接來電；典藏號 002-080200-00319-009，1947 年 8 月 4 日：蔣介石電黃國樑；典藏號 002-080200-00319-017，1947 年 8 月 4 日：王凌雲電蔣介石；〈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典藏號 002-020400-00021-113，1947 年 8 月 8 日。〈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8 月 3 日：「手擬王淩雲等三師長電令」；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7 年 8 月 3 日：「又電第九師王凌雲師長第六十四師黃國樑師長飭於臨朐會師後，淬勵所屬協同友軍速取益都。」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附表 29：〈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1947 年 7 月-8 月）〉序列表：夏楚中與李彌的作戰序列是隸屬於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下與第一兵團相同位階的第二綏靖區：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為王耀武）→整二十一軍夏楚中→整八師……。臨朐戰役時整二十一軍駐防濰縣，奉命派部支援整八師。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第一兵團（范漢傑）……。

[82]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120，1947 年 8 月 3 日；典藏號 002-020400-00021-121，1947 年 8 月 3 日。

韜。可見范漢傑的角色，只是中轉統帥部的救援命令，他未直接指揮的原因，此時不是人事，而是統帥部越級指揮。

由於統帥部習慣越級指揮，黃百韜可能不清楚徐州司令部的領導權由統帥部直接指揮，故 7 月 18 日電顧祝同有關報告南麻軍情緊急時，未指揮的顧沒有獨斷專行，只是被動中轉統帥部與下級之間的電文。而且此時駐防魯西南羊山集的整六十六師被共軍大軍包圍，顧的指揮重心是奉蔣命令的羊山集大戰，戰情危急，顧全力督導指揮救援部隊快速前進。

因此，南麻戰役後至 8 月初，雖然國軍戰史提及，整八師在 7 月 22 日接到顧祝同與 23 日接到徐州司令部空投共軍將攻臨朐的作戰命令。[83]但以蔣直接指揮在沂蒙山區作戰的整編師，以及顧祝同仍在指揮魯西南的戰事而言，顧祝同應是至多中轉沂蒙山區的戰情。例如，7 月 24 日顧祝同電蔣介石的內容，均是報告戰情。[84]

五、結　論

國共內戰中，國軍在各戰場均有蔣介石任命的將領分層負責指揮作戰行動，但由徐州司令部指揮的沂蒙山區戰事，約在 1947 年 7 月 9 日，蔣介石下令直接接管，架空顧祝同，統帥部與徐州司令部的指揮權合而爲一，南麻戰役期間的指揮權即是如此，這是國軍指揮權經常多頭馬車運作下的特例。因爲國軍指揮權雖然經常發生越級指揮，並未見如此由蔣直接下令統帥部接管下一級單位的情形。以指揮權的運作而言，南麻戰役之初，統帥部與兵團司令范漢傑情報判斷錯誤，造成求援的整十一師孤軍奮戰。幸好已奉命應該西移遠離南麻的黃百韜縱隊，接到整十一師的求援電後，在戰爭爆發前情報判斷正確，以有限自主權派出部份兵力，先行馳援。隨後統帥部確認戰情危急後，直接指揮范

83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73。

84 〈武裝叛國（一四四）〉，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67-179，1947 年 7 月 24 日。

漢傑下令救援、直接督導整二十五師的救援行動與整十一師的抵抗行動，是此役勝利的重要因素。

沂蒙山區戰事從孟良崮戰役結束直到 7 月上旬，因共軍避戰，雙方只有小規模戰事。眾所皆知，蔣介石習慣越級指揮，但此期間顧祝同的指揮權雖然受到蔣的干涉，蔣仍允許顧與范漢傑有指揮官權限的戰術行動。

7 月上旬，蔣下令國軍進攻沂水，但顧祝同指揮的津浦路一帶戰情不利，顧又不清楚共軍在沂水活動的情報，計劃將攻沂水的部隊他調，顧甚至未經呈報允許，下令部隊撤退，蔣責問後，才繼續執行進攻沂水的命令。蔣對顧不滿，應與他認為顧祝同及其徐州司令部懼共有關。此後由《徐永昌日記》與《蔣中正總統文物》透露，蔣在 7 月 9 日以後「自管」徐州司令部管轄的沂蒙山區作戰行動，並由陳誠配合，顧只負責指揮鄭州指揮所在魯西南與河南省的戰事。此後直到 8 月初，顧在沂蒙山區的指揮權被架空，至多只是中轉任務。

蔣介石接管徐州司令部的指揮權後，整編師長仍依例電呈范漢傑，整編師長與范漢傑均有與蔣或徐州司令部直接電文往來，其中范呈蔣的電文未見到有命令整編師採取軍事行動的內容。可見蔣越級指揮整編師，使范的自主權受限。另一方面，此時期魯西南發生大戰，國軍損失慘重，蔣日記說明蔣最在意此戰事。統帥部又誤判沂蒙山區共軍大部「西竄」，支援魯西南，因而不認為共軍會在沂蒙山區發動大規模戰事。因此，蔣下令國軍從沂蒙山區調出過半部隊，支援津浦路的戰事，在沂蒙山區留下較少國軍追剿共軍。國軍的這些調動，均由統帥部主導，顧祝同與范漢傑只是執行中轉。

范漢傑甚至在共軍發動南麻戰役之初，根據錯誤的情報判斷欲調動軍隊而不可得。1946 年下半年以後的國共內戰，兵團層級是國軍作戰的基本單位，在南麻戰役時期的運作上，不論蔣介石是否下令接管徐州司令部的指揮權，兵團司令范漢傑上有蔣或顧祝同的戰術計畫，下有整編師配合蔣或顧的作為，權力有限，也權責不清。此時期國軍內部複雜的派系糾葛，與兵團司令受限的指揮權，關係不大。

南麻戰役爆發後，國軍統帥部與范漢傑起初情報判斷錯誤，未立刻下令救援。因整十一師戰力佳，又利用有利防禦的地形與工事，單獨抵抗數日，直到統帥部指揮的援軍到達，才得以獲勝。面臨險境的整十一師也直接電蔣介石求援，亦即蔣直接指揮整十一師與救援部隊。此一下達救援令與前線部隊求援的過程，又說明了統帥部與前線部隊之間的指揮層級，在戰情緊急時往往成爲中介角色。

國軍指揮權的運作中，尋求共軍主力會戰，從而殲滅的戰略目的，由蔣介石的統帥部決定，並交給參謀總長陳誠轉交徐州司令部，或徐州司令部派出兵團司令指揮整編師爲主的部隊執行。而徐州司令部的權限大小，來自於蔣介石是否授權。雖然如此，越級指揮、越級報告、令出多門或指揮權不清、前線部隊指揮官的權限有限等，仍是國軍高層指揮系統中常發生的情形。依執行作戰的整編師師長而言，戰局瞬息萬變的大規模會戰，如果打了敗仗，有時是因爲在統帥部直接指揮下，上司情報判斷錯誤或情報過時。南麻戰役之初，整十一師情報正確，準備周全，堅強抵抗，距離最近的黃百韜縱隊，在情報判斷錯誤的統帥部與范漢傑未下令救援前，先派出部份兵力救援而獲勝。否則，一般認爲被圍攻的整十一師有可能重蹈孟良崮戰役時，因救援不及而被殲滅的覆轍。

至於蔣介石越級指揮對國軍作戰的利弊，以南麻戰役參與作戰的整十一師與黃百韜縱隊情報判斷最正確爲例，國軍的指揮體系中，軍、師級等前線部隊與共軍接戰後，其情報判斷較準確，但難以滿足面臨軍、師級以上的大兵團作戰，如南麻戰役前夕的津浦路與魯西南的戰事。大兵團作戰或多個地區同時發生大戰時，統帥部必須對來自於包括各個軍、師級在內的各項情報，做綜合判斷，但共軍行動飄忽迅速，統帥部等上層指揮單位不容易獲得正確的情報。此亦是 7 月 9 日之前，顧祝同與范漢傑的徐州司令部奉命攻擊沂水過程中，因情報不明，行動受限，以及南麻戰役爆發之初，統帥部與兵團司令情報判斷疏忽或錯誤的原因。前線部隊或因情報不靈，剿共意志不如蔣介石，被蔣視爲懼共，因此蔣日記中常見責罵部屬的情形。又以蔣日記所見統帥部的情報判斷與指揮

運作而言，南麻戰役前夕，統帥部不認爲南麻會發生大戰，並沒有越級指揮南麻的部署，南麻戰役爆發之初，統帥部的情報誤判整十一師安全，也沒有越級指揮，當時統帥部重點是魯西南的大規模戰事。但統帥部不斷接獲整十一師的求援後，及時越級指揮，下令運用空軍在內的更多資源來全面支援，始得以勝利。

總之，蔣介石越級指揮大兵團作戰，不必然會造成作戰失利，統帥部的情報判斷是否正確，才是大兵團作戰勝負的重要因素。

The Command Authority of Nationalist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A Case Study of the Nanma Battle, July 1947

Liu Shih-ming*

Abstract

From 17 to 22 July 1947, th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rmies fought one another in the Nanma Battle in Shandong. With its victory, the Nationalist army stabilized its position after many defeats. Chiang Kai-shek had taken over command on 9 July. Using his well-known habit of "leapfrog commanding," Chiang Kai-shek had until that date maintained the position, with limits, of the previous commander, Gu Zhutong. However, he regarded Gu as pusillanimous and was angered by Gu's order to retreat on one occasion without permission. After the intial Communist attack, the Nationalist corps commander, Fan Hanjie, misjudged the position. However, the 11th Division resisted for several days, until reinforcements ordered by the high command arrived. Chiang directly commanded the 11th Division and the relief troops. The procedure involved in requesting help for frontline troops and giving rescue orders shows how the local command level often took on a merely intermediate role in combat emergencies.

Keywords: civil war, Nationalist Army, Chiang Kai-shek, Shandong battlefield, Nanma battle

*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Creativity